官板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廿九三十 止

秋圖書館

部門 三甲二イ
冊数 一六
函号
架号
館番号 一七

明治十七年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九

王安石介甫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名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所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冐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

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内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一層）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二層）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

已上言法度不可不知而所以知法度者在乎法先王之意

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三層）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

從法度引出人才以下專就人才言

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法度不古由於人才）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不足）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人才不足由於陶冶非道）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

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若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備云已上層層出落提綴起伏自難自解以統冒通篇最得局最得勢自是大家妙境此處將入實際又援商周二証以引之

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治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兎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兎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

已上言欲舉行法度不可不陶冶人才

先用提綱以下分應有條不紊方是大家文字

已上申言教之之道

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儲云從陶冶人才分別出教養取任四件教提綱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只一義養中三義取中二義任中四義從本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習教道之官而嚴其選幹幹生枝枝由於幹幹由于本議論愈煩名格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尚愈整齊讀者識得此法可作長文大篇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目中之綱又分出三段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

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則孟子易其田疇章前第二節意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

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
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又豢）先王
於天下之士（上二條說）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
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
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
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
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
忍而不疑者（儲云此處稍露本相）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
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
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

（已上申言養之之道）

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
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此亦申商韓非之術）
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
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
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
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
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
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
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
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

已上申言取之之道

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

使之當

處之久

又蒙上說

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皐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漢代守令或爵至關內侯）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已上申言任之之道〕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總束上文）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

〔已上四段正說已下四段反說〕

方今州縣雖有學取墻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前四段一一立案）（此四段一一映發）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名言道盡病痛）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名言）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

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取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明祖八股文試士以來正坐此病所以人才日下而國家不收用人之益）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此又開出一層）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諸云漢唐猶參用士大夫）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師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

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類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之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舉一射而六韜三略俱在其中）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試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守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

已上教之不以其道

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名募之卒伍執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克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厮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

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汚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

此弊尤中今日

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
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
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
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
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
（近日風俗之環尤）
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
（甚患在無節度以制限之）
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
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
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
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

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
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
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
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
（一事兩引）
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
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
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
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
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
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

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
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
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
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
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
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
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
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制置三司條例）
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司其禍已貽於此）
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

已上養之不以其道

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
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
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
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
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
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
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古今同患）
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
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
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

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天）所以取士之道而敺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

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嵓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

風浪浪海山蒼蒼極曲折排蕩之妙

倘見近代而人之病激昂又當何如

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輙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

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詳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擯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東坡欒城蓋屢言之）

已上言取之不以其道

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州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奸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古者兵農禮樂終身秪任一官且有世其子孫者後世以一人歷任六官之事宜其人人能實人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人不能於是不得不任之吏胥而作奸犯科紛紛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

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

抽出

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任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

已上言任之不以其

文法

又變

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道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

總束前文

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

收卷前文提綱四正四反又生出下文五事

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
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
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
儲云古之法本之弊已說
盡後又以五事要之見法古去弊必用此為本領
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
也文始不窮謀數果斷後荊公要結神廟亦不出此
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
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
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
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
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
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

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
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
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
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
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
其號名輙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
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
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因可使小強者因可使弱而
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況
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

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為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九

生出勉之一層

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儲云此段是要結上處）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為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

悦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此商鞅立信于）
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徙木立威于棄灰之意今飾以文王孔子而藏過）
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刑名之學此介甫所以姦也）
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
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
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
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
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
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
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

（文生出斷字以作歸宿）

（已下總見已說之可行）

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
人不悦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悦之人衆也然而一
有流俗僥倖不悦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
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
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
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收得盡）
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
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
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
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

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以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貞公一人爾（自況）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

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貞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獨任聳動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承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結穴）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

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儲同人云荊公此書只是要改制變法大肆更張耳胸中有無數見解無數話頭却尋出人才不足四字統之架堂立柱將胸中所欲言者盡數納入隨機大發故議論愈多頭緒愈整由其以一線貫千條也

陶冶人才以行先王之政此立言大意也前提出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四綱先用正說以申之又用反說以形之總束前文又生出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三項又轉出勉之斷之以作歸宿末又勸人主排衆議以行已說他日變更成法以毒禍天下隱兆於此矣然其行文部勒有方如大將將數十萬兵而不亂中間絲聯繩牽提挈起伏照應收繳動𡡾法則極長篇之能事紀綱頹靡以後固須振攝一番介甫特執拗太過未免矯枉而戾乎人情所以紛更兆禍耳若謂其言全無足取恐未必然

拗 正韻於巧切 拗戾固頑 違也 朱子語類 王臨川 天資亦有拗強處 立變成法

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為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為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與程子經筵進講何異）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近通書正蒙文字）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

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前段止說此又反說以足其義）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閒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為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為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莊重悚聽）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頗得大臣格心之義此孔子所謂不以人廢言也

文亦典要通明不須枝葉

前漢天文志合散犯守陵闘食 韋昭註自下往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經之爲歷突掩爲陵星相擊爲闘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鬬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太甲篇○王惟庸罔念聞後○思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伊尹之○言而改其○淸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之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

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簒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簒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爲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絶似蘇家父子）（此一層更勘得足）

即无咎善補過意却說得異樣新穎作文固貴務去陳言哉○生平極怙過之人而言補過以復其性殊得聖人之旨甚矣言不足憑而有言者不必有德也

性情

此李翱說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他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性惡無他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為外物之

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論理只見一面每每如此）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此申已說）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是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豈足以爲舜乎（快）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快）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更快）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罕譬而喻）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究竟信不過）是知性可以爲惡也

性即理也情即性之動也孟子即情善以驗性善則情非惡可知矣自李翱云人之所以爲聖者性也其所以爲惡則情也於是宋儒遂有性其情情其性之說而情遂歸於惡矣此本中庸首章及孟子乃若其情節以疏解駁辨之其說乃不墜於雲霧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十

王安石介甫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周公論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見荀子堯問篇）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謙不敢當也）三十人貌執者（以禮貌相見也或）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不暇即與之言請畢事而見者）者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

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上說）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待士此又以士之自待言）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惟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正論）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此段回波精行以申前意）孟子曰惠而

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上論）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亦荀子引周公之言）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為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為正士者不當遊公卿之門而周公為政自當養士於學薦賢於朝不止日與士接誇一時豪舉也

作龢案文字須胸次有大頭腦大把柄乃能折服前人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老泉本此）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而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先縱而後收之）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慾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勞與讓正）擎跪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

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

是良知良能處如此說仍是荀卿意矣

故荀卿以為特刼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

就一偽字暢言之

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刼之

就木與馬見亦因其性之本

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

有而用之

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

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耶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本於天順乎性一切委曲繁重之為皆聖人因

其性之固有而導之使還其天也篇中攻荀卿之說借喻意遠發正意醒快絕倫○刼之於外而服之以力句仍不無語病聖人因之非刼之也

莊周論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將三說翻開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

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矯弊是主意）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曲曲傳出著書苦心）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

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指百家之說言）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存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其說更圓）蓋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爾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此介甫偏處）者也（彼有四聖人論連孔子亦指為矯世之說）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

不得不為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為貴悲夫

以莊子為矯世立說正中肯綮立論不掃莊子不傷聖道筆筆折面面圓此極經營匠心之作釋氏之徒引以為虛無之証談養生者又援其言以為長不死之方去立言之旨遠矣予有讀莊子篇足以暢王氏之說而不襲王氏顧以就正立言君子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三十

上田正言第一書　名況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言道區區之懷輙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莫威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執定對策作把柄）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以下攻擊無遺）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

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余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即孟子蚳鼃）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痤然若不可治（小腫為痤）（龜文法）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應轉入手疑字）人之疑執事者以此謂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遁其言則

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為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為執事解也遁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

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與韓子爭臣論歐陽子上范司諫書同意而彼則闇闇此則侃侃由所養不同也入手據正言對策作案以下層層翻剥與孟子謂蚳鼃據其請士師作案同例古人文章各有原本但化其面目耳

答韶州張殿臣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傳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

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無考究）（難）（名位不顯）（又難）（執筆非其人）（又難）（文無風霜之氣）（二）（語雙鎖上文）

從來史書之病痛切言之則未擅才學識三長秉公正不欺之志者未易言作史也讀中一段令人

凜凜懷人禍鬼責之懼。錢受之素推史才。然是非往往不公。況以淺學之人。挾自是之見。悻悻然遽操史筆耶。以云良史。恐未必然。荊公父名益。官都官員外郎。

與趙卨書 烏契同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即夏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怨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為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為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息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愛者勝矣。此之謂也。此為要。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著澶淵以後宋君臣惜不出此。所以歲幣日增。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息

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
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
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
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老謀深識就此文何嘗執拗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

周監二代

故法制盡善言簡而該

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意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連用數轉而不露轉折之迹此老獨擅）

不用鋪排簡而能莊諸經序中以此篇為最惜乎泥而用之遂至於亂天下也○愚嘗謂周禮本聖人殘缺之書漢代劉歆之徒綴而完之以亂聖人之經者也後人治經當取其純粹略其踳駁乃安石棄其善者而惟取泉府一言以行其私有不為天下禍者哉愚向有周禮考一篇備詳其說

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教必跟養來古無不養而先教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逼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

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本○末○內○外○一○具○舉）
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
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
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
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古今對舉一○正一反作文間架○每不出此）
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
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
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
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
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

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
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
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
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
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
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歷某年也
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
法者吾不可以無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
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
為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

師而與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能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一氣收卷此種清拔處韓近漢人

論所以立學處詳明醇備與宜黃學記相同而曾則溫厚此則清削並為名作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夫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惟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出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

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為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

（從禮教說）（入是盤上一層）（此見地利之當守是正位）

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備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兩層庇收）

修治城郭乃設險守國之道文更推進一層見禮實無形之城郭固為守國之本而禮教既修又當設有形之險以為捍衛兩者不容偏廢也中一段湛深經術而回幹無痕臨川文中極典重醇厚之作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盖幾於盡矣（冷然）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與上段反照）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

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卯陳君學文而好奇
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
其居之東偏因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
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
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
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推開）（又用推開）

李厚菴云與墨池同一機軸蓋曾王極有相似者
峭而折用意多在題外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
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
之廬冢也距其縣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
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
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
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
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
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

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理愈深則造者愈少親歷甘苦者知之）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此功虧一簣之失）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一層）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二層）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

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三層）然力足以（此欲從末由）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境界化不可為俟之而已）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一點學字）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有志有力而又有物以相之其終不能至者則亦無如何也借題發意文人之常然必說破正旨此

只於言外遇之。又是一格。用筆最折。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游。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庳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形容）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此念甚公）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楞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不記修造是省筆）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

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望其去釋）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而入聖道此大概言不粘往慧禮一人也）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後段見儒者不能行聖人之道而浮屠氏能行其師說用意在題外也一頓一折耐人領取此最是介甫擅長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斷）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正論）不然（掉）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此轉更文則）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語語轉筆筆緊千秋絕調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例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斷語

簡而嚴

起例而自紊其例所以可議

自是正論聖人之道不藉推崇而重也。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户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四字孔公一生本領）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

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内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結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兖州僊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文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内銓糺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兖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兖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兖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直閣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呂夷簡）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

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作傳志須敘瑣屑軼事然不得轉以此作主文只借作餘波具見布置之妙）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為識諸幽

請太后還政及爭郭皇后之廢皆大節所關故特詳之後出知五州皆用虛敘天子受知後屢見抑

於執政故隱約其詞而末以軼事作收位置極佳
用筆亦復清剛簡貴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智略是一篇之主）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名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伏下辯與謀云云）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以怪奇瑰偉者之不諧於）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

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俗友觀許君此是客位）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主位）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命實爲之謂之何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户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不讓韓）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中間藏過一命字鬱屈瑰奇空中發論志銘中別開一體

祭范潁州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公諫郭后之廢而貶）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閑姦與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指呂夷簡）獨繩其私（出）以走江湖（知饒州）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歐公以下俱謫）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指公風節言）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饒潤睦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叙西夏）

亂冗除荒 亂謂治也 與除荒相對

敢齮（齧也）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指狄青）於伍後常名顯收士（孫復尹洙）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鄣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内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叅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指公所上十事）偷墮（叶平）勉強彼閔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撫使復和杭青潁三州 復出為陝西四路安）謂宜耉老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盖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廄庫逾空（作義田贍）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窮族及忠宣助麥舟事俱括於此 此歐公碑文所）

義国宋鍥刻海之經 註 鍥刻也 左傳定公九年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鍥絕也

敝綈惡粟閔死憐窮（未及也）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於深孰鍥乎厚（謂碑銘）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文有叙生平者有叙兩人交情者此叙文正公生平即可作墓志看

祭歐陽文忠公文

起四語泛泛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迍邅

表其文章

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氣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指仁英宗言）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功成引退）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遊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一氣奔馳不可控抑○此即介甫詆為在一國則亂一國在天下則亂天下者也而祭文又推服如此豈由中之言耶特其文可與子瞻篇並傳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
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
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
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
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受
謁於邑人病在此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
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
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
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

矣卒之為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注重此語）
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衆人今夫不受之天（一頓一折一折一意又開一）
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為衆人而已耶（意并為中材以下警醒）

勸學之語婉轉切至傷仲永不獨為仲永也聰明
子弟宜懸為座右箴銘

文化十一年刊